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穀梁傳讞卷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金露

春秋穀梁傳讞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

元年春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

之也臣子大受命

此說與公羊雖異而其失同說已見公羊公羊以為念母猶之可也今言録母之變而始人之是莊公前此不人其母矣母雖有罪子可不以為人乎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

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非也說皆見公羊　此失與公羊以不稱使起問者同說已見公羊穀梁以築館於外為得變之正而罪單伯為不可受於京師其義亦倒置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

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莊公築館知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故於外以遠之是謂在國外則可在國中則不可其亦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尚安得為正乎所謂正者權之以義而不失乎禮者也若終失於禮則何正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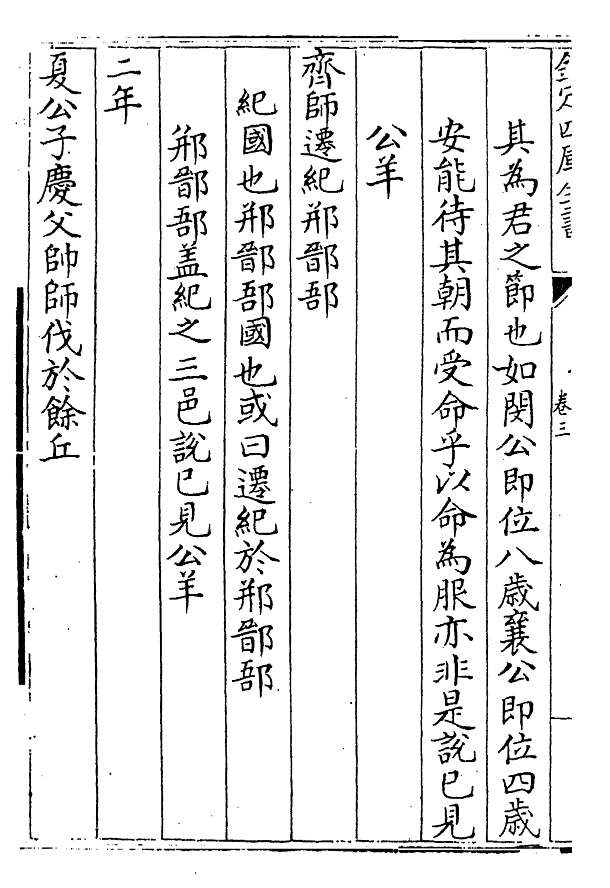
逆者單伯之事也齊侯即館以成禮於我尚何逆乎諸侯更相娶先逆女於其國至而後親迎天

子嫁女於諸侯為之主者逆之至於國中而諸侯即之以親迎故天子之女有築館諸侯之女無築館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言追錫之不正是也禮無言不得錫命者諸侯即位免喪有故不能朝則天子有時而錫命蓋不失



其為君之節也如閔公即位八歲襄公即位四歲安能待其朝而受命乎以命為服亦非是說已見

公羊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於郱鄑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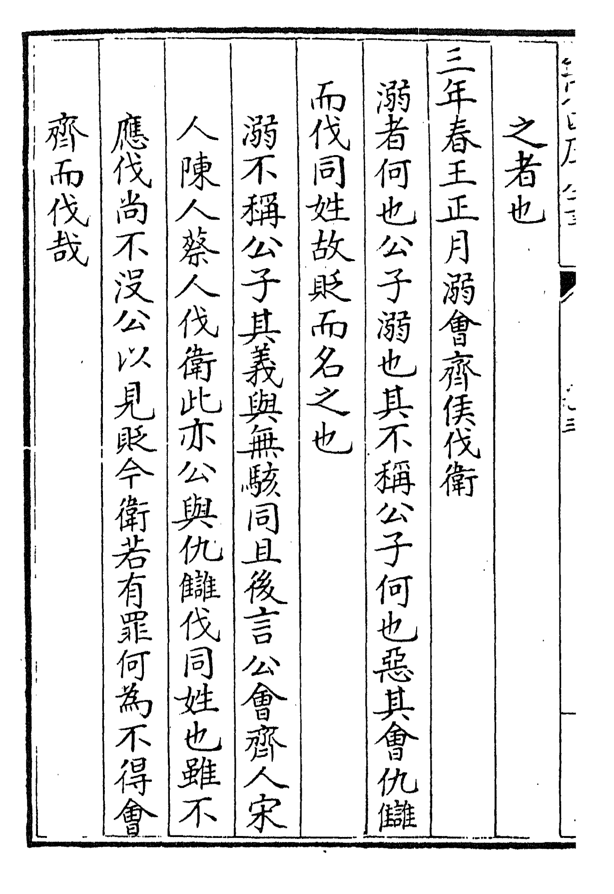
郱鄑郚蓋紀之三邑說已見公羊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於餘丘國也說已見公羊內有為公為辭者矣未有為公子為辭者也且伐邑亦必以其國之故如伐邾取須句之類未必伐邾而後取須句蓋取須句所以伐邾也故繫之於邾亦安有不因其國而直伐其邑哉其曰君在者亦竊取公羊之說而附



之者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溺不稱公子其義與無駭同且後言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亦公與仇讎伐同姓也雖不應伐尚不沒公以見貶今衛若有罪何為不得會齊而伐哉

夏四月葬宋莊公

月葬故也

非也未見宋之有故也

五月葬桓王

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

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非也說已見公羊　志崩不志葬說已見公羊襄王以文八年八月崩九年二月書葬此不失其時而非故者也何為而志葬哉桓十五年書天王崩即桓王也既曰改葬又曰郤尸以求諸侯而謂之不志崩可乎　古禮未有言母子者此不足以為說

秋紀季以酅入於齊

酅紀之邑也入於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内弗受也

紀季以酅入於齊非遷酅也屬之於齊而已此言入者猶言歸也是必先請於齊而後齊納之若内弗受則經安得書入乎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

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紀季以酅入於齊所以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公羊之說是也紀本不滅安得言滅哉滅而言大去是反諱滅之罪不見乃所以使小人加乎君子也傳言大去若言大空者故以為不遺一人之辭齊本以彊欲兼紀若使四年之間民盡空國而去不遺一人齊不之禁亦安用得紀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伯姬所以書葬者義在齊侯葬之非經隱其失國而書也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子突猶言宋子哀稱子則字矣非名也何休之言是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於衛

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絶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

傳不辨入納之義其失與公羊同故以不言伐衛納朔起問此不足問者也傳始以莒人入向為入

例言内弗受是以向實不受莒而非義也既而以入納同為一辭及納郜鼎於太廟知其不可通故為其道為周公弗受之説至是衛朔入衛則朔已君矣又知其不可通故復妄為王命絶之之辭展轉相救而其辭愈枝若然則為入者在義而不在實也使傳而知此則入之為義豈特内弗受而已哉吾於公羊蓋言之矣

秋公至自伐衛

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既言惡事不致是諱之也復謂見惡之成而致則致不致將孰辨乎此亦知其不可通而妄為之辭者也

冬齊人來歸衛寳

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前伐衛先齊侯則齊主兵矣故今齊人以衛寶來歸此齊欲分惡於我非我分惡於齊而以齊首之也所謂使之如下齊而來我者是豈衛實歸寶於我而經變易事創以齊人言之乎

七年

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

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録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説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説哉

傳讀如為而其失與左氏同説已見左氏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固不可言雨星何害其言如雨哉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固不可言隕星何害其

言星隕哉

八年春

甲午治兵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

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

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

死者不亡

治兵秋田之事振旅春田之事大閱冬田之事此

皆於農隙習兵之出入者也傳蓋亦未見周禮意若以兵出於外而習戰曰治兵入於内習戰曰振旅故謂壬午大閱而修戎為非正而此侯陳人蔡人為兵事以嚴終不知此亦託不得已於齊故於周正春而興夏正冬之事書爾師出而後治之此春秋諸侯之所為楚欲圍宋而子文治兵於睽之類是也是何足言而謂之嚴終乎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其曰降於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齊之欲郕久矣至是強得之與齊人降鄣無異前已言圍郕則令不可復言齊人降郕故加之齊師則見其力脇義同而文異也使齊實加威於郕經乃為之變文而不言則何以正齊之罪哉

秋師還

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公孫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還者事已畢之辭

也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復者事未畢之辭也事畢則善而與之者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是也事未畢則惡而貶之者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是也傳顛倒二義故於此謂之遯且郕降矣安得為事未畢蓋其意以為魯無意於從齊不卒事而去故郕降於齊若然則經安得書於郕降之後乎此於常文當書公至自圍郕今不書至而書還春秋師出志還者惟是一見爾固

非遬也善其不争郕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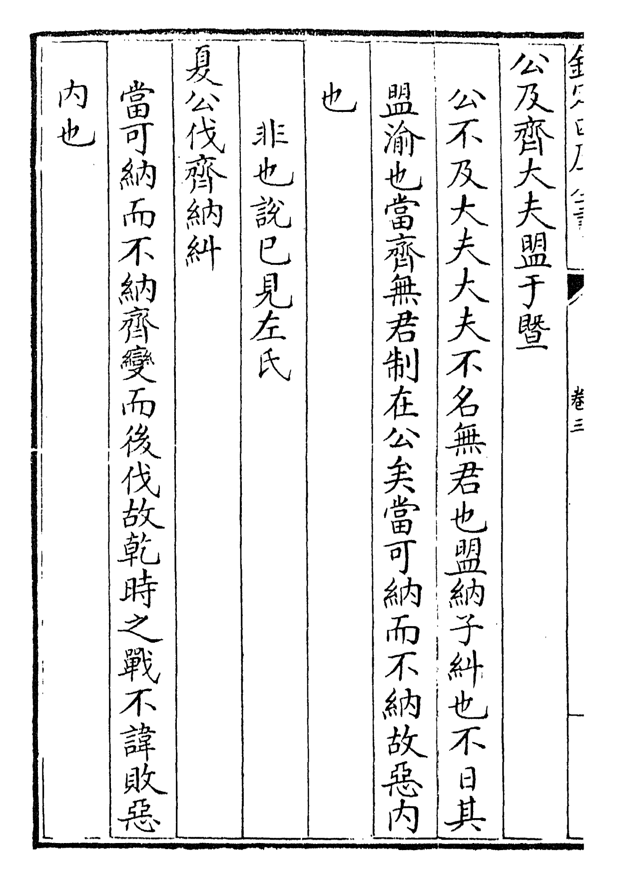
非也說已見前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非也說已見前無知非大夫也不得用大夫例公

羊曰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夏公伐齊納糾

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不諱敢說已見公羊穀梁前言與讎接婚姻且譏

之令不能納讎子而反以為惡内可乎

齊小白入于齊

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

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

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

魯故曰齊小白入於齊惡之也

傳變入例與歸並言而别大夫蓋近之矣而未盡

也以歸為好不可施之鄭突以入為惡不可施之許叔故復變歸為易而以入為非所歸然其言終不可通吾説見公羊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此我與齊皆病之辭也齊不先取我我安得與齊可

獨無罪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内也

經書敗某師者七同一辭皆外敗也書及某師戰者四同一辭皆内敗也本不别偏戰詐戰傳既以内不言戰發例以舉其大者為内勝言戰者為内敗矣今復見内勝七獨此與乘丘偃不日遂别以為疑戰可也長勺三鼓而後戰則皆陳矣謂之疑

戰可乎

二月公侵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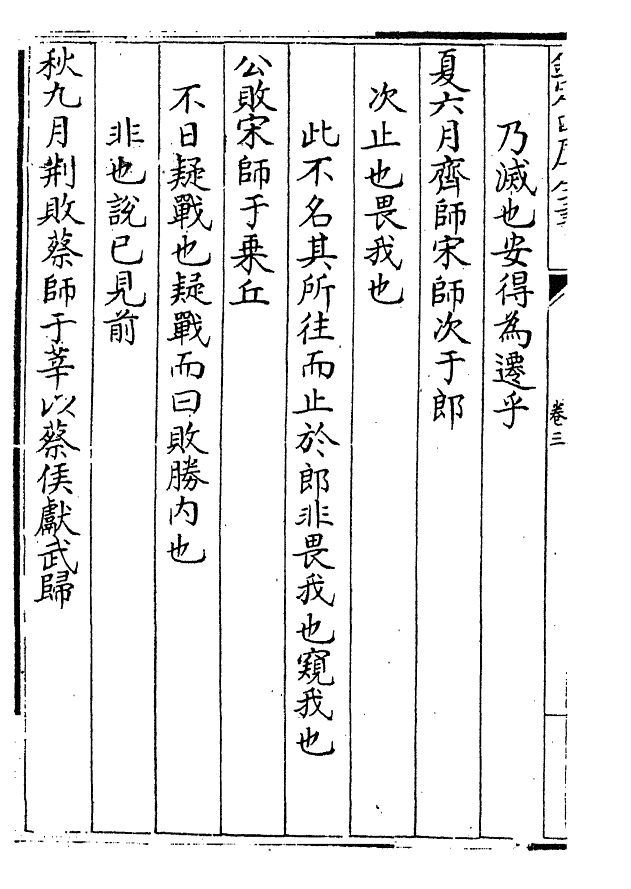
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侵例或時或月本不齊傳見書時者多故從以為定例然内侵如定六年二月侵鄭八年正月侵齊之類外侵如僖四年正月會齊侯諸國侵蔡十二月會齊人等侵曹之類皆不為說則何惡乎

三月宋人遷宿

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有自遷者有遷之者皆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自遷者以巳國為文如邢遷於夷儀之類遷之者以人為文如齊人遷陽之類自遷者必見其地故地遷之者以遷人為罪義不在地故不地今傳見宿不地遂以為失其國家而不復見謂之亡辭若然



乃滅也安得為遷乎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次止也畏我也

此不名其所往而止於郎非畏我也窺我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非也說已見前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絶之也何為絶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荆非外也名非絶也以歸非愈乎執也三說皆已見前君獲不言師敗績此春秋之法也今先言敗蔡師則獻舞固非獲服而囚虜爾傳以蔡侯名起

問其意本謂秦獲晉侯不名謂中國不諱獲故見

獲而不言名外域諱獲故見名而不言獲然不知

名實重於不名以歸實重於獲又何足以為中國

諱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國而言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

所故言歸焉爾

紀季以酅入於齊此屬之以為附庸是乃國也安

得言邑哉謂得其所故言歸亦妄也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

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

非也説已見前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此說無據葢特以書人為衆辭而妄意云爾諸侯

舉人以見疑可也齊侯何為而亦人乎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非也說已見後

冬公會齊侯盟於柯

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内與不日信也

曹劌事無實說已見公羊穀梁於北杏本言疑小

白之未可覇至是纔數月何為而遽信之也若以

不日為信則北杏亦不日安知其不為信乎

十有四年

夏單伯會伐宋

會事之成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秋七月荆入蔡

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

名名不如字

此傳竊取公羊之說知其有不可通者故去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而獨存此三言以成其為外楚之例然他國亦固未有稱名稱字者范甯以介葛盧邾儀父足之不知葛盧稱名儀父稱字法自當書非進之也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内寮一疑之也

同盟説已見左氏凡傳言同尊周同外楚者皆妄也不言公以從讎也以為外内寮一疑之其無據

與北杏同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

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鄭詹爲卑者說與宋萬同傳大抵以人爲衆辭故

於此復以爲與其執齊人執子叔姬執單伯亦與

其執乎

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

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

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

焉此謂狎敵也

此言齊人自取其死非遂人殺之其文明甚傳既曰無遂又曰存遂葢但以滅遂爲無遂以見遂爲存遂爾不知遂雖滅遂人固在也何用强别之曰狎敵亦非是言戍則非狎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義曰逃

非也説已見前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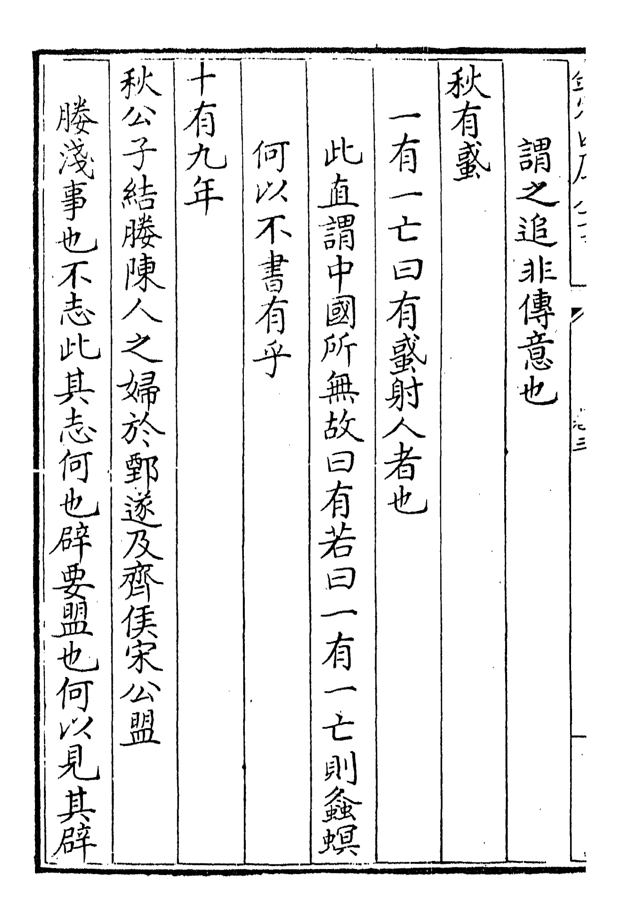
不言日不言朔說已見左氏按左氏傳十八年下此文缺　夜食而朝見之固食朔矣何以謂之夜食夜中星隕此可見也故書夜日食於夜中此不可見也故不書豈有不記其可見而記其不可見者乎凡書

日食以魯書不以周書也既曰諸侯朝朔則不朝日其食非所見矣亦不得以王者朝日為義

夏公追戎于濟西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於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非也説已見公羊戎來而公自追之雖至於濟西亦何足以為大范甯謂戎遠來至濟西以有徒衆為大若是則戎本不至魯而公即之於濟西何以



謂之追非傳意也

秋有蜮

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此直謂中國所無故曰有若曰一有一亡則螽螟

何以不書有乎

十有九年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

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媵淺事不志是也此盖欲見公子結之遂故不得不先書若結實受命於魯使以媵往伺二國而强與之盟則既得盟自不必見媵而直書盟何用遽結之遂若結但以媵往遇二國而自請與之專盟則非魯之要何用見其辟傳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是謂結本無媵事魯欲强二國而要盟虛設

媵事以往經因辟其名以志之不唯齊宋大國不可欺以虛言且是時齊宋强而魯弱魯亦安能使人越境要盟而必其從乎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

書眚災肆赦眚過失也災天災也肆猶緩之云今以肆為失眚為災既誤矣又以災為紀失為故其義愈不可解嫌天子之葬亡非是大眚猶大雩魯

之所得為也所惡於肆大眚者為其因文姜而凡國之大罪皆無故而得緩以為縱失有罪而非刑云爾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命以執公子范甯以執為視是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則不待為大夫而得氏矣然公子彄傳何以言

先君之大夫而俠言弗大夫哉殺公子與殺大夫例異殺大夫而言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者也殺公子而不言大夫者公子而未為大夫者也非大夫不得以名氏見經殺公子則見者猶殺世子母弟目君之意所以重親親之恩也故殺庶姓非大夫不書殺公子雖非大夫亦書蓋有大夫公子以為別則不嫌非大夫而氏也此非經通例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其說雖是而不

知所以得書之義槩以為公子之重視大夫者妄也

二十有三年

公至自齊

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此與定八年傳公至自侵齊言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畧同穀梁於致為例最多而皆不可據文十三年冬公如

晉明年正月書公至自晉此時往而月致於例當為危致也攄左氏公乃朝晉尋盟仍為鄭衛兩國請盟而還一出而三國附則致安得為危哉襄三年六月公會諸侯盟於雞澤秋書公至自會此月往而時致於例當為危往也攄左氏乃周靈王新即位使單子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陳侯遂背楚而請盟則往安得為危哉僖四年正月公會諸侯侵蔡遂伐楚八月書公至自伐楚於例當為惡之

也攄左氏乃公與齊小白自是服楚屈完來盟於師遂為召陵之盟則安得為惡之哉槩而論之殆不勝舉傳但見三者不齊故强為説以别之意在時往時致者為正也不知或時而見月或月而見時者史或失其月於前或失其月於後經據實而書無所加損若月而見月者前後月適兩得之也時而見時者前後月適兩失之也亦安能必時待時致為正且以往危故月而致時若先書春正月往

而致在時中可復書春致乎致危故時而致月若
先書春往而致在正月可復書正月致乎惡之故
往月致月若先書正月往而致在月中可再書正
月致乎雖使穀梁自分觧亦無辭矣
荆人來聘
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荆楚稱人說已見公羊據傳例州不如國誠欲進
之何不稱楚而稱荆乎

二十有四年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讎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言娶讎人子弟不可薦舍於前則是言宗廟弗受猶言周公弗受者同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禮君祭於廟而夫人與獻他國來聘而夫人與饗大夫皆在焉大夫無不見夫人之道此但譏不當覿且用幣爾大夫以大夫言宗婦以宗婦言此自不可以相及者非所以起問也

赤歸于曹郭公

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非也說已見單伯逆王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
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二麾陳三鼓三兵大夫
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非也說已見前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

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非也說已見公羊

二十有六年

曹殺其大夫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

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二十有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今言衣

裳之會十有一妄矣徽論語無以見二氏載事不可盡信可以是推之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非也說已見左氏

莒慶來逆叔姬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此叔姬嫁於莒慶而慶自來逆也紀履緰來逆此為君逆也諸侯逆女尊相敵則以彼為主故言女女娶者之辭也故公如齊逆女亦言女大夫逆女尊不敵則以我為主故言叔姬叔姬嫁者之辭也故內女歸皆舉字繫氏莒慶越境而逆女於文自見貶矣謂公與為禮不正其接內此何以見之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

齊衛稱人説已見公羊左氏盖載其事穀梁豈竊聞之而不審遂妄以侵伐之事論之乎同盟於幽穀梁方言諸侯信其信仁其仁故桓盟不日桓會

不致矣今何忽之而反不信不仁乎且侵伐之事王者所不能免今援之諸侯何得遽為之罪經皆以欲戰者為主不以國大小此以衛人及齊人蓋見衛人不服罪爾稱人以敗所以終其恥也敗績稱師是乃常文傳不知變文示恥之義妄為之說泓之戰宋師敗於楚人以師敗於人有何不可哉

秋荆伐鄭

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

非也說已見前

冬築微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微邑非囿也何山林藪澤之有

大無麥禾

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

大者有顧之辭於義何以見大有年大水亦皆有

顧乎前未有書災者安知其無禾及無麥螽螟之

類苟可以害物者即書矣一災不書亦非春秋之義

臧孫辰告糴于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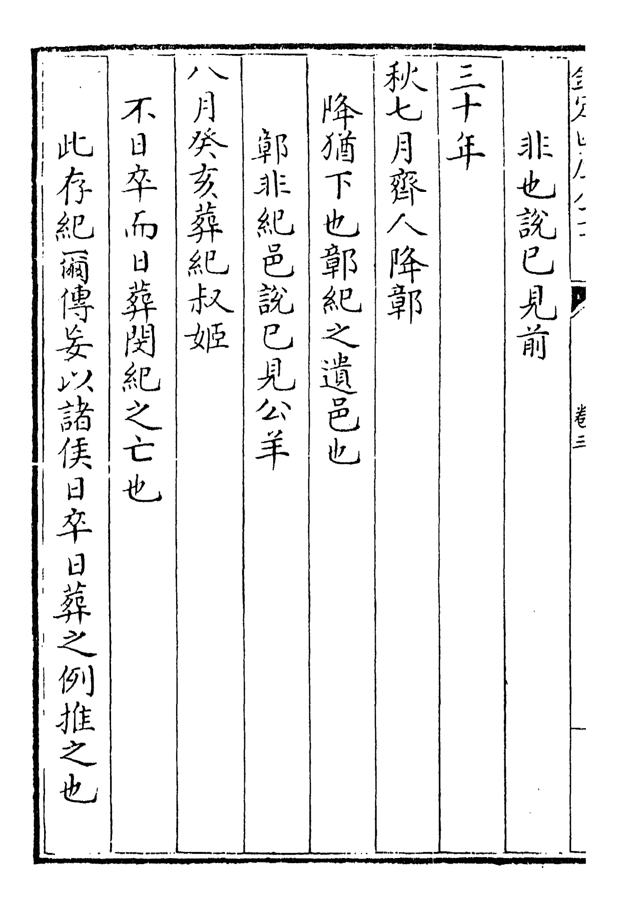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

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内諱也國無三年之畜至於無麥禾譏莊公也冢宰以歲杪制國用而知具有無無麥禾而後告糴譏臧孫辰也故不言如以臧孫辰専行為文非内諱也

二十有九年

秋有蜚

一有一亡曰有



非也說已見前

三十年

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

鄣非紀邑說已見公羊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此存紀爾傳妄以諸侯日卒日葬之例推之也

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

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非也説已見前

齊人伐山戎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齊侯稱齊人誽已見公羊傳前以伐衛人齊爲微之令以伐山戎人齊爲愛之於文何以爲别也

三十有一年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來獻捷者内齊侯也不言使内與同不言使也

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齊人伐山戎傳以爲齊侯則今來獻捷者實齊侯也何用以不言使起問乎來者通爲外至之辭不

得别為義諸侯不相遺俘此盖齊侯欲以戎捷威

我故顯書以抑之爾

三十有二年

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

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

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此與宋公衛侯遇於垂同文自當從其不期而會

之例矣今曰辭所遇遇所不遇乃期而遇者也齊

雖伯主而遇非覇事故以宋公序上若謂小白遇所不遇而大之則當以小白主遇何為不言齊侯宋公遇於梁丘乎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前言諸侯日卒正者正謂嫡也則不日者謂非嫡爾今又言不日故也似為子般以弒發之則日卒為無故不日卒者為有故也其說當安從乎若曰

日卒者為嫡不日者為故是一例而兼二事凡不以事見而但見日者為嫡乎為無故乎不日者為故乎為非嫡乎既曰不日故矣又曰有所見則日蓋謂閔公後不書即位為見子般之弑猶言齊子糾前書為見小白之非嫡故其卒皆不嫌書日也且傳為例本謂欲别嫌以辨義如子般小白皆例不當書日而非義之所在者何用反亂之而使嫌乎據左氏莊公二十四年方娶夫人子般乃黨氏

孟任之子不得為正度傳意盖亦不見其事而誤謂子般為嫡故以為當書日者也

公子慶父如齊

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茍有所見莫如深也

子般之死魯人未知為慶父所弒故慶父得以如齊而請立閔公實非奔也可為諱乎

春秋穀梁傳讞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閔公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盟納季子也

非也説已見左氏

冬齊仲孫來

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䟽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二年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非也說已見隱公　閔公以八月薨九月而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則夫人與慶父弑閔公之罪

魯人知之矣雖歸獄于鄧扈樂不足以盖也以常法約之閔公之葬當在十二月夫人以明年七月始見討於小白而慶父亦為季子所殺則方閔公葬時賊尚未討故不得書葬經不應自後追書之以葬閔公也文姜哀姜與聞乎弒之罪不可得而考矣但以其孫為惡見之始文姜之孫在桓公既葬之後故桓公書葬哀姜之孫在閔公當葬之前故閔公不書葬此雖其事不顯而其理宜然可信

不疑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其曰出絶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內大夫奔未有不書出者非獨為慶父起也言絶之妄矣慶父蓋自是適無當見之事亦非以其有事絶之而不書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

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內大夫往盟皆曰涖外大夫來盟皆曰來春秋常法也何獨喜于高子乎其不言使正謂盟出于高子而非受命于小白與楚屈完來盟于師者同也若謂高子有功故不以齊侯使高子則凡功利之臣掠美于己而自專之者其君皆不得而制豈春秋之法乎

僖公

元年春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救不言次是矣若曰非救而曰救以遂齊侯之意

則是經欲成小白之美而虛設救文可乎前以言
救為遂齊侯之意是褒也今以不言齊侯為不足
乎揚是貶也則經於小白其進退果安在哉以先
王之制言之諸侯非方伯皆不得有軍無軍則無
師非獨曹也以春秋諸侯言之則大國小國無非
僭立軍者故十五年見齊師曹師伐厲則安得獨
絶曹使無師哉而傳每為曹無師虞無師之論殆
不可曉以不言齊侯故言曹師亦非是齊侯不得

稱爵而稱師為其不足乎揚而貶可也曹伯非有罪者安得以齊侯貶而亦貶若謂爵不可以配師則棐林之役宋公陳侯衛侯曹伯尚不嫌於會晉師則曹伯何獨嫌于配齊師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城邢非向之師説已見左氏畨為美齊侯之功如能改前不及救之事則當復以爵見何為猶稱師

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公薨于國外地魯夫人固未有薨于國外者安得以夫人不地為例哉桓公魯君也薨于齊魯之臣子在焉可得以自歸故直書喪至而不言齊人以歸夫人齊女也孫而在齊非齊人歸之則不能以

自歸故先書齊人以歸而後言喪至此文理所當

然也不言以喪歸甍則不疑於喪矣此蒙上文是

豈諱以夫人歸之辭哉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内也

非也說見敗宋師于乘丘按乘丘文闕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

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内不言

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傳言莒無大夫等其失大抵與公羊同說見公羊大獲每言之此以獲為公子紿者不知大夫生死曰獲之例而妄意之也傳例固以不日為疑戰日為偏戰矣今書壬午是偏戰也豈有偏戰而以兩

人相摶決勝者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所惡於殺同姓者為其廢親親之道而自賊也齊侯以霸主討賊大義滅親之道豈殺同姓之謂乎若以為賊在所當討齊侯雖殺同姓不為過則非所諱若以為哀姜不當討齊侯以殺同姓為惡則

不必諱二義皆無當其不言姜此必貶夫人之辭爾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城築不以國邑言說已見左傳不言城衛正為專

封諱爾以詩定之方中考之盖諸侯先遷衛而後為之城亦不得言衛未遷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

虞無師說已見前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遠國

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此言之過與公羊同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國而已此周之所以王也今謂江黃為遠國不期而至以為諸侯皆來則五服之內無有不朝齊者小白當愈於武王經何以無異文以見哉

三年

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雨書有詳畧直見其君于民有勤惰爾不于是文推其喜與憂也其説皆妄吾前言之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小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皆衣裳之會無非委

端搢笏以朝諸侯也何獨于陽穀言之若曰惟陽穀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則他會皆不諭桓公之志乎

四年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内桓師也

諸侯死外言地死于師言師死于師不言地非所

以起問也此蓋見書晉侯黒臀卒于扈故云爾不知黒臀會散而卒非卒于會也新臣之卒說已見

左氏當地而不地亦何足内桓師哉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内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

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師與召陵兩者自不同說已見公羊來者自外至之辭所以外楚非内桓也凡來盟言使可以知其前定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類是也今傳謂不言使權在屈完則非楚子之命何以為前定乎盟于召陵所以見小白之服楚也則謂楚為得志謂桓

公為不得志亦誤經所正者大義不以屈完之辭立文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傳例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故凡以人執者皆守此說何于袁濤塗獨以為齊侯乎此盖不知經書執之義既誤為例所以又不能必也且伯主執

大夫但論有罪無罪爾若無罪雖來其國中固不可執若有罪雖踰國安得不執乎

八月公至自伐楚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穀梁辨致之謬吾前言之矣于此益見其遷就之妄凡經事同而書者未嘗不一辭惟致會皆隨事而見盖以其始出而告者歸復告之此告廟之常

也雖中有他事而非其始告之意則亦不致會而告會此固一事也若會而盟告會不告盟會本以盟亦一事也至離盟離會則以地致離盟則非會自不得言會離會非衆會之辭故亦不言會若會而伐會而圍會而救各以其事致此所謂始告而出者其所重在事不在會也如僖六年伐鄭之役後事救許而以伐鄭致之類非以前事致也救許遂事始出而告者不以救許在伐鄭也襄十一年

伐鄭之役後會蕭魚而以會致之類非以後事致也蕭魚鄭服始告而出者不以伐鄭在服鄭也今會而侵蔡遂伐楚而以伐楚致者伐楚離為遂事蓋文連侵蔡而始告者亦志在服楚初則侵蔡以逼之繼則次陘以伐之伐而請盟然後服楚若以會致則始告者不以侵蔡若以盟致則經無致盟故以伐楚致之此皆史載其實經不得不為異文而傳妄為致前事後事之論既不能齊乃復以小

大為說以救之不知所謂小大者實事之小大耶抑以美惡為小大耶若謂侵蔡為小伐楚為大故致伐楚是事之小大也然柯陵之伐則以為不周乎鄭而致會蕭魚之會則以為得鄭伯而不致伐是乃以美惡為小大也其說蓋又不能齊終何以取信哉

五年

冬晉人執虞公

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

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

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春秋内諸侯以公見者二州公祭公是也此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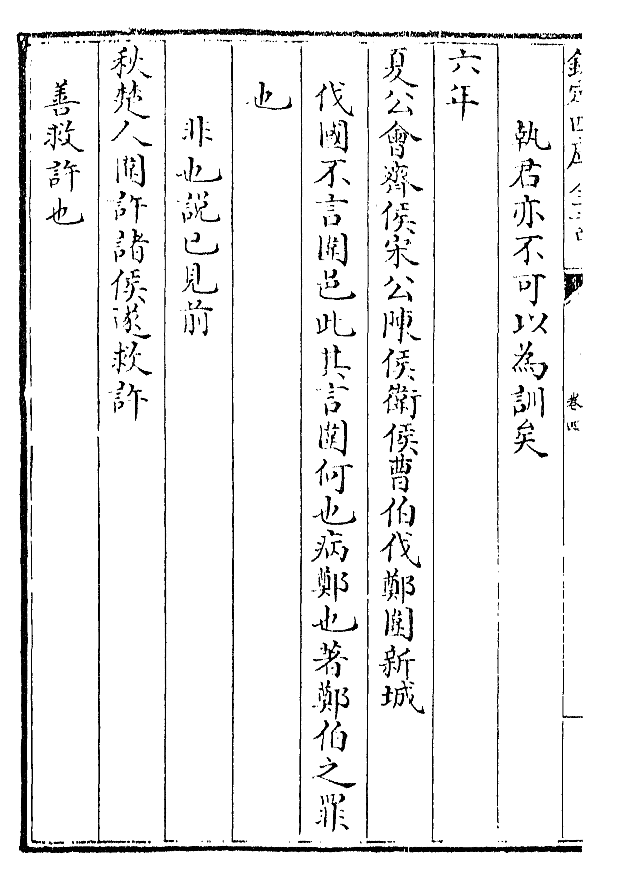
三公而食采于畿内者也外諸侯以公見者二郭

公虞公是也此諸侯而入為王三公或其先世嘗

為公者也五等之君其臣民雖各淂以公稱此下

事上之制若以為惡虞公固當别為異辭以見經

安淂屈王法而録其臣民之稱以為辭哉且臣而



孰君亦不可以為訓矣

六年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非也說已見前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善救許也

非也說已見前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寗毋

衣裳之會也

傳言齊侯衣裳之會十有一何獨於寗毋挈之此

與陽穀之失同

八年春

鄭伯乞盟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

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傳以泰人來歸成風之禭為外之弗夫人以見正則所謂立妾者成風也是矣然不得以不書氏姓為非夫人蓋貶夫人則可去氏姓此貶妾也義在致為夫人不在氏姓自不必以氏姓見若信用致夫人風氏則風氏業已夫人矣何用見其不宜致乎

九年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傳既為桓盟不日之例知其不可通故至是不得不復為之説以救之且前言同盟皆曰同尊周同尊周與明天子之禁孰為輕重而同盟何為不日

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未踰年之君未成其為君自當繫之父稱子若內書子卒是也此不可曰里克殺子奚齊嫌於里克之子故以君之子別之何以知奚齊為國人不子

哉

十有二年

夏楚人滅黄

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經書滅國多矣其辭皆一施之黄無異文安知其獨見閔是他滅國皆不閔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

桓德衰矣

非也此亦不知諸侯不序之例爾

二十年

五月乙巳西宫災

謂之新宫則近為禰宫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

為閔宫也

公羊言諸侯三宫者是也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宫

為其譏有東宮則有西宮穆姜成公之母宣公之妻也故居于左而杜氏惧觧以為太子宫盖惑于東宫得臣之言也

文公

元年春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會猶言滕子來會葬者同此常文爾豈亦重滕子

之禮而志哉傳蓋不知天子葬諸侯他公不志而
獨志於僖公之義故妄言之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非也說已見前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商臣之殺不待日卒而謹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同

此宜亦當日者何為而獨不日乎楚子卒見經者六皆非弑也而未有不日者楚人既不言正不正則此六日者亦何為而謹乎

二年春

丁丑作僖公主

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此譏作主緩傳以壊廟言之固非矣禮雖練而易主然猶未壊廟壊廟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然後壊其毀之廟以次遷於練言之亦非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盟或時或月或日初無定何以

知日之為公與盟乎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經書大事書有事大事祫也有事禘祠烝嘗也嘗不得

通為大事　經但譏其逆祀爾於文何以見無天

此蓋謂後歸含且賵與會葬王不言天穀梁竊聞

桓無王文無天之說而不詳其義誤以為譏文公

故妄施於此

三年

雨螽于宋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

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雨言墜而死左氏之說是也死則不能為災矣此記異非記災言茅茨盡者妄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

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

此與公羊言兼之非禮者異義而同失說已見左氏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此以僖公先嘗取須句故云爾僖公既取須句又

取訾婁一公而連取邾二邑不謹而日文公與僖

公異世而再取乃謹而日乎其重輕不倫矣此但

見内取邑十一十不日而此獨日故妄意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八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不言其所者未出竟也言日別其復而後奔也故經不言出謂已出其國中自境上奔也與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同若未如而言如未復而言復不唯

春秋虛加之文乃使掩敖之惡反為不廢君命不專君命乎叔孫僑如出奔齊臧孫紇出奔邾皆書日此非有嫌於不信者亦何為而謹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隱書武氏子來求賻不言使傳以為無君謂桓王當喪未君也今宋殺其大夫舉官亦以為無君其意謂去年宋公王臣卒昭公亦在喪也然去年書殺其大夫

何以不舉官而今方舉之乎何休難之是矣且曰其大夫則是有君之辭矣無君而舉官此亦無當於理鄭康成强以無君德解之尤非是傳例以國殺為殺無罪人殺為殺有罪今以人殺是有罪矣何以罪人君之無德而凡以國殺者反不舉官固非傳意據左氏此乃襄夫人殺襄公之孫司馬公子卬死司城蕩意諸奔非昭公之為亦不得罪其君二說皆不足據此蓋不知宋二王後備六卿得與王太宰以官見也

九年春

辛丑葬襄王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非也說已見前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夫人出而歸寧歸而反國茍無所愧無有不告廟

者既告而書乃常禮也豈有以夫人為卑而不得與公俱致哉何病文公之有魯臣被執而歸告廟猶書夫人歸寧而歸告廟反不得書亦倒置矣此蓋傳見文姜哀姜出無有致者故以為例不知文姜哀姜自春秋諱而沒之故不得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傳例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今鄭父稱人以殺而又

謂之累何哉

九月癸酉地震

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地震與山崩皆記異也地震在國中故史得詳其日山崩在他國史不能詳故或日或不日傳見地震皆書日故以為例梁山崩不日豈不謹之乎按程端學辨疑載葉氏曰記異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散於是有地震地震與山崩皆記異也

十有一年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馬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十有二年春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子者今公之女也說已見公羊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也

非也所以畧之者已見於不書敗績矣葢兩欲之

自不得言及也

十有三年

大室屋壞

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周

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

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

極稱之志不敬也

非也說見公羊　大室壞公羊以為魯公廟曰世室者案明堂位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周存文武二祧不毀魯以得賜天子之禮故亦欲存伯禽武公廟世不毀遂稱世室此魯之僭禮而明堂位悞載之今經曰大室則非世室也太者始祖之稱也太室當為太廟之室謂其在中而藏主者洛誥王在新邑烝祭入太室祼此

其証也杜預獨無之穀梁言大室猶世室遂以伯禽為大室益可見其附會矣案此從程端學辨疑本錄入查公羊有獻字同而文不同

十有四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

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晉以霸主納君而捷菑爲晉出若晉女嫁爲邾夫人則捷菑爲正固自可知矣若爲媵則其爲不正亦可見今傳謂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則是晉女非夫人而捷菑非嫡子矣晉豈有前不知而至城下然後知之者乎此蓋不知郤克書人之義但見後書貜且卒嘗日食上文見日彊以其例推之以

為正爾可以見穀梁迷妄有如此之甚者據公羊載邾人之辭曰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獲且也六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則是貜且捷菑皆晉齊媵女所生非正晉欲以大國奪之而邾以貜且長為辭故郤克以為義不可納而還經以人書郤克者公羊所謂不與專廢置君者是也此事傳蓋全不知本末故其義皆失左氏知之而不詳惟公羊盡得之所以與經合乃知言經者不可以不先

究事之實也

宋子哀來奔

其曰子哀失之也

傳固知名不知如字矣豈不知子哀爲字乎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同罪也

非也説已見公羊

十有五年春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非也說已見前益之以氏而不名者正其非君命而擅盟也故不言使著其黨襄夫人而殺諸大夫也故不言名是欲為楚屈完而不得故以附於齊仲孫云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

有罪猶欲其免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

據左氏公有疾使行父會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

間文自應云弗及盟傳蓋見言公弗遇故以弗為

內辭云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

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周官大史班告朔于邦國禮諸侯皮弁聽朔于大

祖廟云受于禰廟非也

毁泉臺

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

今毁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毀一臺未足以妨喪事此蓋見夫人以明年四月喪

緩附會之爾既曰緩喪不得更以勿毀為義此亦

竊取公羊之説而附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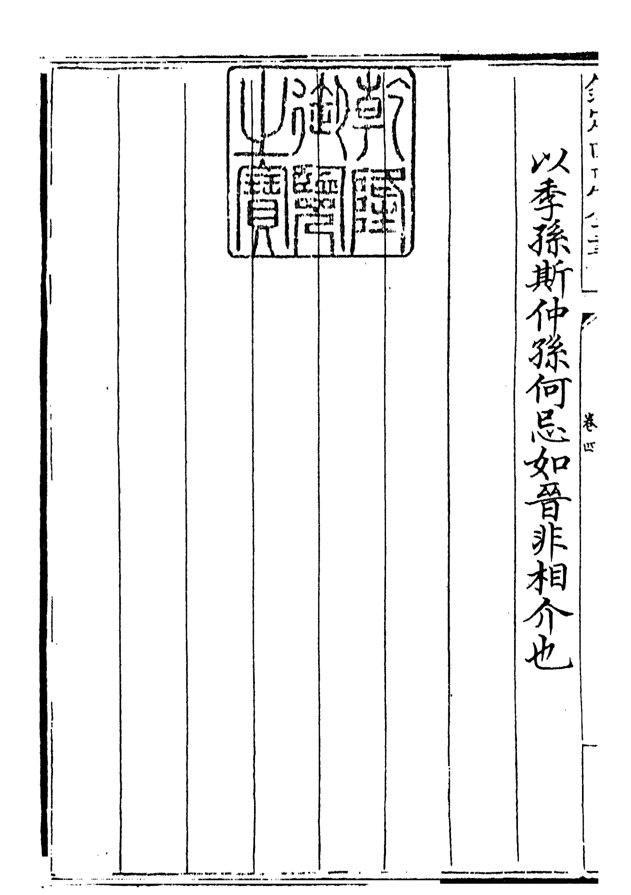
十有八年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

之也

此為請立宣公故以二卿並使以大其事猶陽虎



以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非相介也